

梅森探案系列已被翻译成 28 种文字 全球销量超过 3 亿册

——《纽约时报》

Perry Mason

T图文版 法 庭 推 理 小 说
tuwenban

梅森 探案集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ELER STANLEY GARDNER



逃亡护士
犬吠疑案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

Case of the Grinning Gorilla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52

c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Case of the Howling Dog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Grace
Naso 1934

c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逃亡护士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7-1721 号

吠犬疑案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7-1718 号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电话:010-64813342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75,000 印数 3000

2003 年 4 月新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39-1672-9/I.729

定价:48 元

△
美
▽
厄
尔
·
斯
坦
利
·
加
德
纳
著

范
丽
京
袁
绍
渊
译

1712.4
24

逃亡护士

袁绍渊 / 译





序

很少有人能精确地了解法医的责任。遗憾的是许多法医对自己的责任也同样缺乏了解。

因此,甚至那些“法医制度”的支持者也同意撤消法医办公室,有几个州还通过了必要的法律予以实施。

但是,有些例子说明了法医办公室的卓越能力,其中一个就是格伯博士。

格伯博士自1937年1月任俄亥俄州凯霍加县的法医(凯霍加县包括克利夫兰市及其郊区,人口约150万。)

格伯博士在担任法医时已是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自那时起,因为认识到法医职责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格伯博士在紧张的日程中挤出时间学完了夜校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并于1949年参加了俄亥俄律师协会。

这使格伯博士成为在医学和法律领域都完全合格的少数卓越人才之一。

优秀的法医应该是解释证据的专家。因此他应该能够从法律和医学的角度来了解证据,他应该懂得要证明的问题,他应该是一个专业医务人员,而且他应该除了技术知识之外,还有清晰



的思路和广泛的常识。

格伯博士处理的一件案子很典型。

在一段楼梯下端发现了一具男尸，他手中拿着一支装了子弹并扣上扳机的左轮手枪，手枪是发射过的，尸体上有致于死命的伤口。

最初草率的验尸结论是自杀，后来有人怀疑是从楼梯上跌下造成的意外事故。

格伯博士运用了他的医学知识、科学技术、证据知识和常识。

结果清楚地说明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格伯博士得出结论，这个人不是被他自己手中的枪发射的子弹所杀，而是被另一种武器杀死的。这引起了一连串新的调查，最后发现，此人是由于和人争吵，在斗殴中受了不会立即致死的伤，受伤后他冲上楼梯去拿枪以防对方进一步攻击，也许是为了报仇。当他手持装了子弹的枪下楼时，由于伤口流血过多而滚下了楼梯，同时枪也走了火。

因此，这是一件凶杀案，不是意外死亡，也不是自杀。

多年前格伯博士就认识到法医办公室在公共灾难领域中的重要性，他因此被公认为这一罕为人知的领域的权威。

假设一次爆炸引起了一场火灾，或一家私人疗养院发生火灾，也许可以认出几具尸体。法医面对的大部分尸体只不过是烧焦了的烂肉，无法辨认。

但是，想一想这里涉及的法律问题。如果死者能够认出，死者亲属就能得到保险公司赔偿。赔偿金额常常是保单面值的两倍。如果死者不能辨认，许多州在合法认定死亡事实前需要等待



7年之久。

这对一位寡妇意味着什么？

一种结果是她能得到双倍的保险赔偿，而这笔钱对她是很需要的，很有用的。另一种结果是她必须等待7年才能得到赔偿，而金额只限于保单面值。而且，在这7年中，她不但失去了丈夫的收入，为了保证保单不失效还要继续付保险费。

这当然是一种极端情况，但是它说明了对一个法医来说，搜集和保存证据是何等重要。

法医的工作还涉及其他法律问题，如遗嘱验证、财产分配、婚姻关系终止以及许多血缘关系问题。

格伯博士做过灾难鉴定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谈这个问题了，但它可称为一个完整的科学门类，包括开始的计划协调工作、志愿者组织的管理、证据的搜集、保管和对比、摄影、光谱检验、X光和科学推理。

5

一个忠于职守的法医还有许多责任是不为人所了解的。

格伯博士还进行过交通死亡事故和防止事故发生的研究，他对交通事故中的酒精作用进行了仔细的统计工作。他创造了测定醉酒的方法，解释了分析得到的数据。他的醉酒研究探明了酒精对大脑、思维中心和肌肉协调的作用，他协助编写的百分比标准现已得到法医界认可。

格伯博士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效的法医试验室之一。该试验室是事故和猝死领域科学研究的里程碑，它的效率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它对其他同类试验室的领先程度就像原子弹和爆竹比较一样。

这个试验室也是对格伯博士在专业上的崇高地位、对他在克利夫兰市民中建立起的信心和对克利夫兰市民本身的一篇颂

辞。

我们中熟悉这一问题的人已认识到克利夫兰正在科研和法医学领域迅速达到领先地位。这座城市是一个榜样,显示了如果社区对一位杰出市民的工作给予响应和支持时会做出什么成绩。

格伯博士与成千上万的只管应召调查的人们不同,他的工作防止了很多人的死亡。

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法医学和它的作用。

诉讼律师应该更多地了解法医学,受过教育并觉醒了的公众更应该认识到法医学的重要性。

人们大多认为法医的全部工作不过是收尸,法医办公室不过是对某个需要工作的人的恩赐。

法医办公室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到处都有一些出色的人证明了它对公众的意义,他们是称职的,尽职尽责的,并且通过艰苦的工作和研究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我想,格伯博士的名字应该列在这些人名单的最前面,这是应该得到公认的,他得到了解这一领域情况的人们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因此,我很高兴地表示对侦察、自杀、谋杀和猝死调查领域中一位杰出人物的深深敬意。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朋友——格伯医学博士,俄亥俄州凯霍加县法医。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1

佩里·梅森的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把一张豪华的凸版印刷名片放到这位律师的桌子上。

梅森看了一眼,问道:“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太太。她要什么,德拉?”

“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不,应该有什么意义吗?”

她点点头:“报纸上提到了。她叫斯蒂芬妮·马尔登,是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医生的妻子,或者说遗孀。马尔登医生坐自己的飞机去盐湖城参加一次医学学术会议,可是飞机坠毁了。昨天的报纸报道了。那是在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从空中发现的,是在那片荒漠中一个

干涸的湖底。飞机里发现了马尔登医生烧焦了的尸体。显然是出了故障，他曾试图迫降，结果坠毁了。”

梅森点点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说马尔登是一位外科医生，是吧？”

“他不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诊所。”德拉·斯特里特说。

“我猜，”梅森沉思着说，“马尔登太太是想要了解有关遗产的事，可是，等一等，德拉，她显得太着急了吧。通常这些事都要等到葬礼以后才办的。这位寡妇大概是悲伤过度，糊涂了吧？”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德拉·斯特里特说。

“你的意思是她并非如此？”

“对了，”德拉·斯特里特说，“她很神经质，很急躁，衣着讲究，年轻漂亮，穿着一双价值 40 美元的高档皮鞋，现在正坐在那里用脚趾敲地板，露出穿着尼龙丝袜的漂亮大腿。看起来脑子里想的肯定不是忧伤之类的事。”

“你说她很年轻？”梅森问，“马尔登医生不是已经超过中年了吗？”

“是的。她是他的第二个，我猜，也许是第三个妻子，看起来是的。她可真是个好物。”

“她有多大年纪？”

“二十五六岁。身材苗条，衣着得体，品味高雅，浑身辐射着金钱的光芒。对马尔登医生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昂贵的玩具。你可以赌一下，保险赌赢。”

佩里·梅森大笑：“行了，德拉，如果没有你对这位小妇人的一片褒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可能会忽略许多问题。”

“你不会的，”德拉·斯特里特微笑着说，“你不会忽略任何

事情。她会让你注意到的。”

“对于一个刚刚变成寡妇的女人，这可是很不寻常的态度。”

“她刚刚守寡 24 小时。”德拉·斯特里特说。

“那就请她进来吧，德拉。我想她正期待着我们的安慰。”

“她正期待着受到注意，”德拉·斯特里特说，“她习惯于受到注意。”

“习惯于受到注意？”梅森问道。

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出去陪着这位来访者走进办公室。斯蒂芬妮·马尔登穿着一身高档的浅灰色轻质毛料套服，显露出她身上的线条。一条白色水貂披肩随意地披在肩上，在摘下灰色的鹿皮手套时，一大块方形钻石闪烁着光芒。

“梅森先生，”她说话时仿佛和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在打招呼，“您能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接见我，真不知怎样表示我的感谢。我知道您很忙。”

她瞥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

“请坐，”梅森说，“不要介意斯特里特小姐在这里。她是我的秘书，凡是我知道的有关委托人的一切事情，她都知道，甚至有些我不了解的，她也知道。”

斯蒂芬妮·马尔登不易觉察地皱了一下眉。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她说。

“完全正确，”梅森说，“德拉·斯特里特会注意到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并保证不会泄露。”

“我……不知从哪里开始。”她说，同时双膝交叠，让浅灰色的裙子盖住双腿，淡褐色的眼睛注视着左脚尖。

“从中间开始。”梅森说。



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我原以为你会让我从头开始。平常人们都是这样要求的。”

“那就让咱们不平常一次吧，”梅森说，“有时候从中间开始更好，距离起点和终点都不太远。”

她激动地、神经质地轻轻笑了一声，说：“我丈夫是萨默菲尔德·马尔登医生。他是一个卓越的医生。他……在一次空难事故中死去了。”

“我知道了，”梅森说，“在报纸上读到的。”

沉默了几秒钟，好像她的思想在百万英里以外遨游了一趟又回到了现实。

“你知道，我丈夫他有麻烦，梅森先生。”

“什么麻烦？”

“他的所得税。”

“怎么了？”

“国内税务局最近调查过所有医生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开了大诊所的著名的医生。”

梅森点点头。

“当然啦，你也知道，医生常常收取现金。人们常常为了诊治而付现金……就是这样。”

“您丈夫有一间很大的诊所？”梅森问。

“他给许多病人进行理疗。有好几个护士帮助进行这种治疗……”

“护士也帮助她收取现金，是吧？”梅森问道。

她点点头：“格拉迪斯·福斯是他的左右手，是护士长、诊所、总管。”

“调查员询问了福斯小姐？”

“是的，询问过她。”

“她愿意合作么？”

“好象不是，我不太了解，”马尔登太太带点酸味地说，“格拉迪斯正要到盐湖城去见我丈夫。”

“你现在认为这是他们的计划？”

“是的。马尔登医生安排格拉迪斯去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了解那里医院的情况。可是她并不在菲尼克斯，她到过那里又消失了。”

“你认为格拉迪斯·福斯到盐湖城见你丈夫去了？”

“哎，哎，梅森先生，”她说，“让我们别太天真好不好。”

“关于福斯小姐，你还能告诉我些什么？”梅森问。

“格拉迪斯·福斯现在 27 岁，我丈夫 52 岁，正是一种危险年龄。他，啊！他是一个男人。他和格拉迪斯每天接触好几个小时。他们有非常亲密的秘密关系。”

“你认为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

她大笑几声，说：“天哪！梅森先生，我不是傻子，我不是个孩子。”

“报纸没有提到这件事？”梅森问。

“还没有提到，他们忽略了这点。这也正是我要坚持保密的一点。假如记者们来到我家门口，礼貌地提出这条新闻，问我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答？”梅森问。

“正视他们，”她说，“告诉他们，‘当然啦！福斯小姐是计划去菲尼克斯，然后去盐湖城’，我要告诉他们，我也曾打算去和他们会合，但是耽搁了一天，我丈夫曾要我驱车去那里，三个人会合。你以为我能怎么说？你是否期待我紧握双拳，泪流满面地向

记者们宣布,我的丈夫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而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梅森问。

“我是第三个,可并不是我把他抢来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把他从第一个妻子那里抢来的。可是她死了,他感到非常非常孤独。然而我并不太想猎取他,我不曾主动投入任何人的怀抱。”

“也不要以为我是为了钱才嫁给他,梅森先生。如果我嫁给了一个70岁的大财主,那又另当别论。我嫁的这个人确实比我大了25岁。我想再过10年关系可能会变得……很紧张,但是我相信到时候会过得去的。我嫁给马尔登医生是因为这个男人迷住了我。他是一台思维机器。他能对任何问题进行冷静的、超然的、充满智慧的思考,并得出极其巧妙的解决办法。”

“那么,这个所得税问题呢?”梅森问。

■ 12 “他们说隐藏了10万美元,可是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惟一论据是他的现金收入不应与其他有类似诊所的人有太大差异。他们还找到了两个病人,一个人曾用现金付过200美元的诊疗费,另一个付过150美元现金。他们说我丈夫的账簿上在这段时间没有这笔付款。”

“那么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询问我的丈夫,我丈夫干脆嘲笑他们。他告诉他们,他对自己的财务情况毫不了解,格拉迪斯负责管账……”

“格拉迪斯·福斯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她答应查一查,然后就去度假了。”

“她和他在一起多久了?”

“4年。”

“你和他结婚多久了?”

“5年。”

“你就没有怀疑过也许有人和你分享你丈夫的感情吗？”

她大笑：“不要旁敲侧击了，梅森先生。没有，我无法知道这种事。如果你认识马尔登医生，你就会理解这点了。”

“为什么？”

“他对自己的隐秘保守得很好。我想，他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任何事情。他说任何事情都有目的，他只讲必需的话，多一句都不说。”

“好吧！”梅森说，“你给了我一个初步的印象。你全面地介绍了需要我帮助的问题。现在请告诉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她说：“有关这类遗产会发生什么事，梅森先生？”

“你丈夫是否留下了遗嘱？”

“是的。”

“遗嘱上怎么说的？”

“全部给我，每一分钱都给我。”

“保险金呢？”

“保险金前些时候已经取出并转给了我。”

“有多少钱？”

“10 万美元。如果是自杀就无效。”

“好吧，”梅森说，“葬礼后你将申请被指定为他的最后遗嘱执行人。”

“怎样接管他的全部财产呢？假设……假设我丈夫真有些现金藏在某个地方？”

“那当然，”梅森说，“那是州政府要考虑的事了。州政府不会甘心损失税金的。我是指州遗产税务局和国内税务局。死亡事件后所有的银行保管箱全封了。除非有保险税务厅的代表在场，是不能打开的。”



“我知道。”她说，再次盯着自己的左脚尖。她迅速地扫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又把眼光收回。

“接着说。”梅森说。

她说：“我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梅森先生。”

“不需要从头说，”梅森说，“直接进入核心部分。我们以前并不认识，你了解事实，而我是律师，让我们谈主要的问题。你想要什么？”

她说：“想注意观察。”

梅森点点头。

“我总以能够保持警觉而自豪。”

“高度警觉？”梅森问，和德拉·斯特里特交换了一个眼色。

“高度警觉，”斯蒂芬妮说，“但不是窥探。”

“好，往下说。”

她说：“我丈夫在夜间接到过一些电话，这是自然的。医生总会遇到这种事的。而我呢，也总想知道电话里说的是什么事。”

“你以前说过。”梅森说。

“我严密注视着。”

梅森点头。

“啊！”她说，“我觉得，我好像非常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

“不必担心你自己，”梅森说，“担心你要得到的结果吧。不要停下来，告诉我。”

“好吧，”她说，“我丈夫衣袋里有一个装钥匙的皮包。我注意了它很久，我对每个钥匙都很熟悉了。我丈夫有一个银行保管箱，当然，国内税务局会像老鹰一样盯着它。有一把钥匙是诊所的，一把钥匙是存放麻醉剂的保险箱的，一把钥匙是家门的，一把是车库的。”

“接着讲。”梅森说。

“另外还有两把钥匙，我可就知道了。”

梅森点头。

“所以，”她说，“我用一根蜡烛，融化了，给这两把钥匙做了蜡模。您会不会责备我，梅森先生？”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梅森问。

“大约一年以前。”

“继续说下去。”律师对她说。

她说：“我复制了这两把钥匙，并且想查明这是哪个门上的。只要有机会到我丈夫的诊所去，我就偷偷地用这两把钥匙试着去开每一把找到的锁。”

“结果怎样？”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两把钥匙对我丈夫诊所里的锁都不合适。” 15

“那么，它们是哪里的呢？”

她说：“我雇了一个私人侦探来盯我丈夫的梢。结果发现他有时到迪克西伍德公寓大楼去。我有理由相信这些钥匙是迪克西伍德公寓大楼 928—B 号房间的。我知道我丈夫为这套房间付房租。我希望您不要太看不起我，梅森先生，因为我实在忍不住想知道，别人做的事情和我有关，而我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她打开了钱包，拿出了两把钥匙，看了一会儿，放在了梅森的桌子上。

“继续说下去。”律师谨慎地说，看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

“还有这个。”她递给梅森一叠翻拍的复制件。

“这是什么？”律师问。

“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这是从他背